以醫者身·行醫王願

〔慈濟榮譽董事傳記之八〕

以藥師佛爲光影的曹天德伉儷

撰文：蘇釗琳

頂著東台灣的禿陽，走出玉里車站，你向誰問一聲——「鴻德醫院在那兒？」——幾乎沒有人不知道，而且都樂於向你指點路徑。你是否好奇？一間私人經營的醫院，憑什麼馳名鄉里，又口碑載道？現在，就讓我們從頭說起！

鴻德醫院的院長——曹葦居士，字天德，以字名世。

民國二十年國曆二月十五日，出生在江蘇江寧；那是一個動亂多難的時代，擔任軍職的父親曹誠榮先生，經年隨軍在外，家中多靠母親一力扶持。上有兄姐四人，二男二女，都在家鄉附近擔任教職。

母親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，在父親經年離家的歲月中，「宗教」該是這一位慈親心靈平靜的泉源與精神力量最大的支持！

戰亂中的童年，窘迫與動盪的交迭，經常在礮火聲裡抱著書本、板凳，避走防空洞中。就在隨著父親軍隊，躲躲唸唸跑跑藏藏的日子裡，完成了河南中興小學與陝西國立第二十一中學的基礎教育。回憶起那段日子，他也只有嘆口氣——「那時候，大家都苦啊！」——一個初中就必須離家的孩子，在戰火兵燹中，要承受多少風雨，才能挺著腰桿活下來？那份艱辛，可想而知。

對母親最深的印象，是拉著她的手，隨她在家鄉附近佛寺進香禮拜。如今閉起眼來，那山林古寺中的石級苔痕，猶似乎觸手可及。鎮江金山寺，是他們母子常去的地方。

民國三十八年春，徐蚌會戰後，曹氏成了「流亡學生」，跟著軍隊流亡。三十九年四月，到達上海，索性就在舟山群島加入部隊，那時局勢已相當吃緊，便隨軍泛海入台。在軍隊裡擔任「衛生兵」。多年來輾轉顛沛，經常眼看傷殘生死在轉瞬間交替，激起他一股悲天憫人的濟世心懷，利用軍旅餘暇進修，終於在民國四十三年考上國防醫學院。

民國五十年，學業告一段落，被分發到台中靜和醫院實習。那時同在靜和醫院服務的護士陳靜枝小姐，個性、行事，特別溫婉細膩，留給他極深的印象。民國五十一年春天，在同事親友的祝福聲中，他們終於成爲人間佳耦。

婚後，在台中陸軍第三總醫院服務，從住院醫師、總醫師到外科主任到主治醫師，他從基層做起；在流離困頓的戰亂中成長，養成他一生勤儉、好學向上的性格，他懂得把握每個學習的機會，在工作中，始終能得到同仁及長官的肯定。終於在民國五十七年四月十五日，獲得先總統　蔣公親任命擔任「花蓮玉里榮民醫院主治醫師」。

民國五十五年轉調玉里榮民醫院時，長女曹融、長子曹克農、次女曹彥，俱已相繼出世，便舉家遷居玉里。幼女曹欣，民國五十九年時，在玉里出生。

雖則童年時，對佛教曾有過美好的回憶，但多年來忙於醫務，不曾得暇與佛教再做接觸。認識「慈濟功德會」，倒是由於夫人靜枝的關係。民國五十七年，靜枝的父親去世，喪葬中，請法師誦經，當時請的是「金剛經」，靜枝特別對經中「一切有爲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如是觀。」有深刻的感觸。因此急於想對佛教作進一步的瞭解，不只認識了玉里佛教蓮社的張玉音居士，更透過她，才知道有慈濟功德會的證嚴法師。

曹氏夫婦和張玉音居士一行人到靜思精舍拜訪時，當他看到精舍的住家自己種花生、織手套，以供常住所需，還將盈餘提出爲救濟之用，才覺得這和他家鄉的寺院，和他所瞭解的佛教若有不同之處。也就是爲了這個「不與人同」，夫婦倆從此成爲「慈濟功德會」的一員。

民國六十二年十月，娜拉颱風來襲，強烈的風雨造成東部地區百年罕見的山洪，爆發時，一夜之間，玉里以南，台東全縣地區，山崩橋斷，牆倒屋塌，農田毀棄。人民的財物、家畜、田產，無一倖免；甚至殃及亡人，墳崩土潰，屍骨流散，其情其景，悽慘萬端。

移居玉里數年，事業已略有所成的曹氏，在夫人靜枝全力支持配合下，在風災後舉辦義診；免費爲災民療傷治病，更在鎮上的中山堂施米、施粥，冀能稍慰災民之飢寒。水災後畜死人傷、穢物流漫，隨之而來的往往就是傳染病的流行。那段日子，對玉里是個陰霾慘痛的回憶，對他們夫婦倆，也是一次愛心與耐心的考驗。他們經常爲災民治療到深夜，疲倦得自己都快要睡著，但他們始終不曾稍改初心，只怕自己做得不夠多、不夠好，不問自己已付出多少。

民國六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，他們當選了全國好人好事代表，得先總統　蔣公親頒獎狀。說起這段往事，他淡淡地從舊牛皮紙袋中抽出這張歷史性的生命之碑程。

也就在六十三年，曹氏的診所——「鴻德醫院」在玉里正式開業，至今他辦過多次義診，也因此特別感受到東部民衆對醫療方面的需要。遂一再向證嚴法師提出由功德會籌建醫院的構想，並同時得到多人的支持與響應，算來也是促成慈濟醫院啓業的助緣之一。

在鴻德醫院，任何出家衆前來就醫，所有診療及住院費用悉數全免，以盡佛弟子四事供養（飲食、衣服、臥具、醫藥）的天職。

除了醫療的付出和功德會的濟貧勸募，如何加強東部地區的佛法弘揚，也一直是他多年來縈懷、致力的事。玉里佛教蓮社之有法師駐錫講經，多爲曹氏夫婦所促成，前後曾有了中、聖琉、學根、廣化、慧興等多位法師來赴法筵。

在玉里這些年來，夫人靜枝對佛法的熱愛及對他的支持，讓他既安慰又感激。至今，玉里一帶的功德會會員，幾乎全出自靜枝的介紹與勸募，且有多人成爲委員，更廣爲發揮他們救世濟貧的力量。此外，他們舉辦過許多活動，像佛誕節的慶典、書畫、寫生比賽、插花班、婦女聯誼會、助念團、兒童班等，都儘可能以較生活化的方式增強大衆對佛法的信仰。如今常有當年帶過的孩子回來看他們，親熱地拉著靜枝叫「曹媽媽」。圓圓的臉，甜甜的笑，「曹媽媽」永遠是孩子們心目中最溫和親切的好長輩。

今年春天成立的「正法輪弘法團」，在東部弘法時，每受到曹氏夫婦妥善的款待，靜枝且與玉泉寺的惟光法師在瑞穗合購土地，建靜室十間，供弘法團的年輕比丘們進修。他們表示，如今法師們到玉里，多會駐錫鴻德醫院，或一飯、或數日不等，讓他們有更多學習與供養的機會。

民國七十五年初，鴻德醫院爲了爭取承辦勞保的住院病患，必須擴建病房，因爲需要五十一床以上的床位，才能通過乙種勞保醫院的申請，遂在診療室後改建大樓，一時經濟上頗爲緊迫。正當此時，也是慈濟醫院工程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，爲了當仁不讓，仍在自己資金拮据的關頭，先後捐獻台幣一百四十餘萬元。

接觸佛法這麼些年，除了智慧上的開拓和心靈上的收穫外，最歡喜的還有——一個和樂的家庭。夫人靜枝固不待言，就是孩子們也都得到佛法的受用，溫和善良，活潑健康，幾乎從不曾讓他們增添煩惱。

談到將來的計劃，夫妻倆相視一笑。原來，於去年初他們就計劃在五年內完成一座養老院，院址預訂在舞鶴的一片山坡地。四大苦中，「生」、「死」無法左右，而「病」苦，已藉醫學的進步而逐漸減輕，賸下的就是「老」的問題。

他們也知道實現這個計劃，不是反掌折枝之事，但「我願如斯佛自知，畢竟當來得成就」。在這條任重道遠的菩薩道上，一如證嚴法師所說「手畫虛空」，沒有人知道能做到什麼程度？也無法計量出自己有多少力量？更難以預估能收到多少成果？這些他們都不在意，他們只期望在自己有能力時，盡全力做下去。畢竟，這不但是一份盡形壽的悲心大願，更是一份生生世世的福田。

（一九八七年九月一日）

◀玉里鴻德醫院院長曹天德居士與夫人陳靜枝女士近影。

夫鳳蓮·一月印千江

〔慈濟榮譽董事傳記之九〕

撰文：黃志成

一、難忘故鄉舊事

朱鳳蓮居士，福建漳州人，民國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於召安出生。父親朱振盧先生，在故鄉的商行任帳房（會計），與母親沈氏結婚後，生育居士一人。

居士與任教於故鄉小學的夫婿沈慶揚先生結婚後，生有一子。民國三十五年，沈先生任職於調查局，奉派至台灣服務；民國三十七年，暫別翁姑與長子，居士到台灣探望夫婿並作旅遊，未幾，共黨渡江佔領福建，大陸淪陷，居士夫婦雖在台灣得以相聚，却與故鄉的親人長別離。

居士回想在故鄉的一段生活，歡欣與哀傷之情，不禁交織在她恬靜的臉上。雖然她一再回憶，能記取的往事也已模糊而遙遠不可及，幾年的私塾求學生活，與母親帶她走遍故鄉廟宇的點滴，却是居士所津津樂道的童年往事。因爲鄉人保守的觀念，斷阻了居士繼續就學的機會，而淳樸虔敬的民風，則使她知道敬事諸神。

居士十六歲起，即隨母親開始持「觀音齋」，她說，嫁爲人婦，隨後遷台，歷經動盪，始終無視於環境的不便，數十年來不改變她每月食素數日的決心。

此外，故鄉的父母、翁姑與今已四十多歲的長子，還有隱約在煙水雲霧間、雕鏤龍鳳柱樑的琉璃瓦頂寺廟，就是居士所能記憶而難忘的故人舊事了。

二、天道無親弄人

居士自忖，自幼身爲獨女，倍受父母呵護，及長，適夫家，敬侍翁姑，生育長子，夫婿任教職，生活較之當時一般的家庭，堪稱安適美滿；難料，連年戰禍，來台後遂與故鄉親人分離，初嚐「愛別離」之苦。

及後，定居台灣，與夫婿再育二子三女。待子女長成，長女與女婿赴美經商，長女却病故異鄉。民國七十年，夫婿退休後病逝。這接連的打擊，居士漸漸體悟到自己年歲也已漸老，數十年與自己朝夕相處、相敬互愛的夫婿，與由自己照顧長大的女兒，在人生道上，亦難免「老、病、死」苦的折磨，而這切身之慟，竟成了往後歲月啃噬自己心靈的絲絲哀愁。

懷著對夫婿、子女的思念，居士每日依往昔的作息，在料理好家務後，閒暇就到「恩主公」、「龍山寺」拜拜。于女一個個相繼成家，而且工作安定，家裏需要自己擔憂或操勞的事情，已愈來愈少了；甚至，在寺廟裏，自己捻香禱祝，祈求於神明的——不外是闔家平安、社會安定這類——身邊事，也變來愈簡單。富貴榮華、聲名利祿，這對居士已不是那麼重要而不可捨棄的東西了。

三、慈濟撥開雲霧

居士認爲，以往自己的生活雖然平靜，但似乎有些是在「應付」的感覺，雖然不消極，但也不是很積極；心中所罣念的，不是孩子就是家事，慈濟功德會的實際，才能得以前只知道到各處的是這麼的實際，才能得以前只知道到各處的寺廟拜拜，並未接觸眞正的佛法好好學佛；在一片開濶的天空下，居士多年的心上陰霾，逐漸開朗。

民國七十年，夫婿去世不久，一位同在圓山運動的朋友，帶她到花蓮拜訪「靜思精舍」。回到台北，居士旋即加入「慈濟功德會」，同年皈依證嚴法師，法名靜慧。民國七十二年，在「慈濟」黃張乖委員的鼓勵下，居士出任委員。

拜訪「靜思精舍」之後，居士才知道「功德會」淑世濟人的工作，是自己一直所期望從事的工作，雖然自己無法以大量的財力、物力支持，但只要盡心盡力向人介紹師父創立「功德會」的經過和精神，讓更多人來參加「功德會」，而由自己來爲大衆服務，這同樣也是在做福利社會的事情。再者，聆聽證嚴法師開示和講經的錄音帶，對於因果業報和殊勝的佛法，也有初步的認識，然而，從中所得的快樂和安慰，却是自己所聽過最好的世間義理所不能企及的。

能爲「功德會」的會員服務，與他們聊天時，也能傳述一些師父開示的道理，以及訪問貧民的經過，讓他們瞭解；而他們顯露的歡喜神情，也就是居士最大的快樂了。

四、萬千道侶典範

由居士服務的會員大約有四百位，因爲她的新會員都是經由老會員一個傳一個地介紹參加「功德會」，因此，在板橋、三重、北投、松山等地皆有，會員分佈甚廣。然而，當會員好意介紹朋友加入「功德會」時，即使路途再遙遠，居士也懷著歡喜之心，前去收取會費。

對於居士從事「慈濟」的工作，她的兒女非常的支持，但是不忍見居士每個月須費二十天的時間，四處奔波，常告訴居士，願意開車送她前去收募，然而，居士因爲歡喜與會員交換學佛心得，仍堅持獨自一人前往。迄今，居士每月所收募的淨資，已達十萬元。

在動盪的時代裏，離親別子，遷徙異鄉，本來也是動亂人間的尋常事；而生老病死，釋尊亦曾教示吾人，此乃天下衆生必有的經歷。在這種尋常的境遇之中，能體悟「無常」的道理，並深入佛法，以求明瞭人生究竟的人，却屬少數。居士聽聆佛法，心嚮往之，即不斷於佛道精進；在兒女的支持下，她更慨捐積蓄與夫婿遺留之退休金助建「慈濟醫院」；居士此種樂善好施的精神，亦是「慈濟」法業，永傳娑婆世界的最佳典證。

（一九八七年八月三十日）